

温故

治 印

大漠长河

闲来无事，翻腾旧物，发现一块石料，是治印刻章的好材料。刚好，英昌小弟来串门。他是沧州篆刻界后起之秀。何不把这块石料交于英昌小弟，挥刀治印，琢石成器？有了这想法，几则曾对我工作、生活甚至世界观、价值观形成产生影响的名言警句，在脑海里闪现开来。

和而不同

和而不同，出自《论语》。原文“君子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同”。边家珍在《和而不同辨析》一文释义为，“君子尽管不苟同他人的观点，但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；小人尽管附和他人的观点，但不能与他人和睦相处。”我把“和而不同”理解为一种境界，并在岁月中逐步升华。

小时候，家教严，父母总要求不要与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。我儿时的朋友是清一色的“乖孩子”。

高中毕业到知青点。全村200来人，都是贫下中农，最高的成分是中农，也是团结的对象。所以，大家的关系特别好处。后来村里来了一名刑满释放人员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人们的心里难以平静。从外



默（工笔画）李 静 作

我思

老照片中读乡愁

刁子勇

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《老照片》曾经在广大读者中风靡一时，很多人直呼进入“读图时代”。《老照片》广受欢迎，是有客观原因的。图文并茂一直是读者喜欢的形式，但限于以往的条件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技术的进步，丰富的插图，活泼的文字，精美的版面，适宜的价格，所有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，读者又迫切需要在更短的时间，获取更多的信息。《老照片》不但满足了所有这些要求，更迎合了人们的怀旧情绪。一言以蔽之，《老照片》可谓“应时而生”，我们确实是进入了“读图时代”。《正定老照片》虽然是新出一本“老照片”，但“老照片”和地域文化、城市历史结合，还是有独特的价值的。

正定是河北省五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。毛泽东说过，“正定是个好地方”，他还表扬过这里的两个人。一个是赵陀，毛泽东称其为南下干部第一人；再一个就是赵子龙。建于隋代的隆兴寺

表看，这人仪表堂堂，穿戴整齐，待人和气礼貌，见面点头微笑不失礼节。我们却避之如瘟疫，不仅不跟他交流，就是生产队里安排劳动，也没人愿意跟他搭档。有一次，队里安排泥房，这位“劳改”拿着抹布、托板蹲在房顶上，等待打下手的给他供泥。可所有的供泥者对他都视而不见绕他而过，这让他万分尴尬。我怕他受不了这种近乎侮辱的冷落，从房顶上一跃而下，闹出人命，就主动给他当了下手。当我把泥巴端到他面前时，我看到他眼里噙满泪水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撼。我感悟到坏人不一定永远是坏人，坏人也不一定就没有一点的可取之处。我想起《论语》中“君子而而不同”这句我似懂非懂的名言，觉得自己可能当了一回“君子”。可当时，“君子”是没人认可的，当“君子”也许会葬送了自己的前程。

参加工作后，越发感到“和而不同”在工作、生活中的重要性，就求书法家郭福兴题写了“和而不同”四个大字，装裱好挂在办公室里，时刻警示自己：不要搞阳春白雪、主观臆断、感情用事，要搞五

湖四海，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，更要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。不管怎样的人，都要和睦相处取其所长，但不能同流合污。还真是受益匪浅。为了加深印象我又求著名书法家、篆刻家冯宝麟刻了一枚“和而不同”的印章留作纪念。

孝心不能等待

2009年初，一本畅销书《孝心不能等待》风靡全国。故事并无曲折离奇，文字也非华丽俊美，但却像《俺爹俺娘》一样，抓住了读者的心魄，引起了共鸣。作者是一位身居要职的公务人员，手头的工作异常繁忙，以至在母亲重病住院期间都没能抽出身来尽孝尽责。当他忙完手头工作来到母亲病床前的时候，母亲已经重度昏迷，再也不能看他一眼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这样的背景下，作者一边侍奉昏迷中的母亲，一边回忆母亲的过往，以日记体的形式写出了这本书。他在万分悔恨和自责中发出令人心碎的吼声：孝心不能等待啊！当时，我让办公室为单位每人买了一本《孝心不能等待》，鼓励大家学习，并组织交流。我也进行



咏叹不惑的乡愁（工笔画）



暖阳（工笔画）

特别是其中不少古建现已不存，照片尤显珍贵。很多照片反映了发生在正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，以小见大，从一个侧面展示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。

这本书的主编戴建兵先生，博士、河北师范大学教授，目前正在深入研究正定和石家庄以及河北地方文化。

如果非要说这本书有什么美中不足，我觉得图片说明可能略显简单，读者一定有不解渴之感。不过这需要更多的学者去挖掘，以《正定老照片》这样的题目为线索、为基础，把一地的历史文化研究深入下去。我相信也一定有更精彩地发现，满足读者的精神文化追求。

另外，作为沧州人，我同样为沧州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而骄傲。扁鹊、马致远、纪晓岚，闻名遐迩。晚清重臣张之洞、末代状元刘春霖、北洋领袖冯国璋、抗日英雄马本斋，更是我们的骄傲。也非常希望能有“沧州老照片”这样的书籍早点面世，记住乡愁，传承历史。

杜鹃花

啼血子规三月暮，香薰明艳驻瑶台。
魂消一曲犹犹醉，梦落四弦卿自来。
寂寞寒岩残雪度，寻常空谷紫霞裁。
芳菲易逝春将去，最爱映山红独开。

牡丹花

一枝独秀落尘间，骚客多情赋雅篇。
露凝沉香飞燕妒，风衔国色太真怜。
玉姿富贵倾城醉，仙骨清奇绝世妍。
其实春心花最爱，牡丹无意媚人前。

了深深的反思。其实，我和作者也犯着同样的毛病，总觉得父母还年轻，有的是时间尽孝。是《孝心不能等待》为我敲响了警钟：尽孝要趁早，抓住当下，才能不留遗憾。所以，从那时起我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：每周回家看父母雷打不动。不管工作多忙，不管风霜雨雪，回家看父母绝不能耽误。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还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

一次，周六正赶上大雾，能见度不足50米，老伴儿说这样的天气，开车危险，还是明天再去。我打开车门，毅然决然地奔向老家。从老家回来的路上，云开雾散，阳光灿烂，我心情也和明媚的阳光一样兴奋盎然，竟不由自主地哼起顺口溜来：大雾，挡不住回家的路，那里有我81岁的父亲、86岁的老母。带上老伴儿做的肉冻、咸菜；带上儿媳买的新年礼物；带上孙子的视频；带上全家深情的祝福。

不要小看了这一周一次的回家探望，一些潜在的风险，也许就能及时处理，从而化险为夷。一次，发现母亲痰迹里带有血丝，二话不说强行把母亲拉到市医院，检查出肺部炎症，如不及时治疗，后果难以想象。还有一次，发现要强的父亲躺在炕上，肚子疼痛难忍，拉到市医院，确诊为肠梗阻，医生说再晚来这段肠子只能截掉。80多岁的老人，那就不是小手术了。

我特别感激《孝心不能等待》这本书，是它让我警醒，尽早尽孝，心静坦然。但它并不是这次治

评论

挣扎或深情的乡村世界

——杨健康小说《小瓦与花妮儿》

左马右各

肃宁作家杨健康的小说《小瓦与花妮儿》（《中国作家》2020年9期）讲述了一个悲情故事。故事结构并不复杂，也算不上离奇曲折。作家以一种颇具沉潜意绪的叙事笔调，把一个不老套的故事打磨出略带幽冷质地的金属光泽。在人们眼里，日常生活像大水漫灌，丰沛而恣意。但对于作家来说，他的写作却需要漫灌过后渗入内心的灵泉滋养。这需要过滤和遗漏。那是一个在暗下里不断进行自我割舍与斗争的残酷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胜利者。只有些许微不足道的幸运，像暗夜里游移不定的精神荧光，在照亮存在或可能。作家无疑就是这精神荧光的捕获者。这样看，作家的写作理想就是做一个合格捕手。阅读完《小瓦与花妮儿》，我想作家杨健康做到了。这不是判断，是文本的自身呈现。

小瓦是留守儿童。花妮儿是一条颇有承重过载意味的小狗。小瓦和爷爷生活在一起。花妮儿与小杏奶奶相依为命（小杏奶奶死去的女儿名叫花妮儿）。在小瓦与花妮儿的恩怨集中，显影般投射出的是时代潮涌侵蚀下日益寥落残损的乡村世界。

乡村世界曾有过被打上温馨戳记的记忆画面。那场景并不遥远。只是人太容易健忘，太容易被当下的浮华遮住眼目。早年的乡村生活虽也苦、也难，但构成每个家庭单元的个体，因为在一起，便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完整的平衡性。这种平衡给予乡村生活某种隐身贫穷后恬静安和。现在呢？似乎一切都被打破了。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释放的巨大冲击波，让乡村生活同整个社会一样卷入具有异质色彩的复合矛盾中，日益呈现多极分化的支离景观。底层人群的生存生态随之出现多维空间的剧变。它无情地拒绝想象的乌托邦化，也坦然拒绝了廉价的悲悯和同情。这种艰难繁复的蜕变过程，需要一种带有血质的指认和说出。在李家佐的乡村世界中，有着高屋大厦的富人（恒大大以及类似恒大大们）奔向了城市；有着为改变命运在生活底层苦苦挣扎的人（小瓦的父母以及众多像小瓦们的父母），也奔向了城市。有聚在“等死台”边的一些像小瓦爷爷或小杏奶奶一样苦熬生命余年的各色老人。因为他们的在场，李家佐的乡村世界才是真实的、暂时摆脱遗忘的、犹如虚幻般的存在。

在小说的前半程，作家调动内心不断向文本注入充满善意和温暖的叙事溪流，他精准地把叙事视角机巧地重叠在小瓦的视线上。睡眼惺忪的小瓦，看到爷爷“架起来的

印的最佳警句。

要好儿孙须读书

“欲增福寿唯善行，要好儿孙须读书”。这是清代抗英名将朱贵的家训。

人，都有增福添寿的愿望，但要想达到目的，唯一的渠道就是行善积德，别无他路；还有，凡家长无不希望儿孙有为，建功立业、光宗耀祖。要实现目标也无它方，就是必须读书。读书，行善，人间大道。这副联的妙处就在于一个“唯”字；一个“须”字。唯，唯一；须，必须也。

治印、勒石，刻章明志。恐怕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个“印”了。这个“印”就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雏形，正款：欲增福寿唯善行，要好儿孙须读书。边款：闲来读书，偶得一联，乃清代抗英名将朱贵之家训，甚好。

故请英昌小弟刻石，嘱子孙行善积德，耕读持家，方源远流长也。我把这个想法，从微信上发给书协主席曹延生老弟，征求他的意见，得到了延生老弟的充分认可，我才把这个方案，发给英昌小弟。英昌认为正款篆刻14个字，可能效果不佳。遂将正款定为7字：要好儿孙须读书。全文在边款中体现。此时，治印的整个计划，仿佛是“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”了。英昌小弟乐呵呵地说：“我尽力争取出一方精品！”

在场

春天之约

李富足

春天，这含了温度的名字，轻轻一呼，嘴角便会不觉上扬。而更令人惊艳的，是她无与伦比的魔力。于不声不响中，一点儿一点儿蜕去冬天僵硬的外壳，温柔的气息轻轻一呵，万物便像被施了魔法，从沉睡中渐次张开懵懂的眼睛。于是，一幅冬天的版图，便在春的轻抚中慢慢生动鲜活了起来，色调由灰暗单调而绿黄红紫千般明艳。这过程有时有些慢，让你心生期待。有时又一下子带给你视觉巨变，让你兴奋，继而惊叹。有时又让你不得不思索，这自然的神奇，这盛大春天之约的丰饶。

春天是有雅量的，不计较谁先来向她报到，不介意你是单独赴会，还是携伴同行。是谁率先扣响了春的门扉？是柳树吗？那个温暖的午后，偶然抬眸，被几场和风梳理过的柔软柳枝上，已动情地膨出了绿豆粒大小的芽苞。这么心急，距离元宵节还要几日。一粒粒嫩嫩的绿芽鼓着萌萌的眼，望春。玉兰又名望春，这名字可谓名副其实。冬天里，大概唯有玉兰，在光溜溜的枝丫上，举着毛茸茸的花苞，早早地把这张春天的人场券擎在手中。

每一个生命，都在向春天集合。默默蓄势，做足了功课。不然，何以蓦然间便会发现它们的变化。光溜溜的枝丫上钻出水嫩嫩、油亮亮的花骨儿，鲜绿、鲜红、深紫、鹅黄，遥相呼应；或是凸起饱满的粒粒花苞，盈盈润润，热情满涨；或是枯草丛中闪出绿痕点点，亮着星眸灿笑。春天，有如俏皮的小花旦，一出场，便鲜亮亮的，眉目间全是生动。一切都是向上的走势，连空气中都微润着一股子生气。

花开了。在这个从凝固状态慢慢活起来的季节里，先荡开心扉的是明艳艳的花。花儿烂漫，几日暖阳轻吻，几波儿和风逗弄，便羞答答张开了幼嫩的脸。叶儿们大气，或作点染陪衬的角色，或甘愿居后，将光鲜靓丽的花们拥向前台，集中演绎一场别开生面的花开盛事。从没想过竟有这姿态万千的花，弄紫摇黄，含朱带粉，接力赛般开满了春天的路途。本地土著、外来移民，出身名门的花中娇客，泼辣辣的乡野杂花，让这个春天绚烂到了极致。

无从点数这丰饶的美丽，只于一斑中畅想无边的春色。还不曾想透从诗经里走下来的桃花是哪一种，陆续灼灼的淡粉、粉红、粉白、纯白、绯红，已令人目不暇接。山桃花，黄桃花，碧桃花，合力撑起了庞大的桃花家族，从公园、街巷、庭院一直开到郊外，纯净明艳而绝不轻浮。片片桃林，浮起粉艳艳、白蒙蒙的霞霭，是织女洒落人间的吧。朵朵桃花，谁是崔护心中的“人面”？万千粉艳，是否都会“宜其室家”？这样想吧，不觉多望几眼。树树桃花，树树不同，枝上红粉，朵朵各异。举起手机，两朵并蒂桃花并肩映入眼帘，竟是一朵淡淡的轻粉，一朵深深的粉红。更有一枝，团团粉白中独出一朵深色粉红暗自含羞。这美好的春天，容纳和成就如许不同的美。

更打动我心的，还是玉兰这在冬天里便孕苞的花。东风刚刚透露出点点春的消息，我便几次跑去公园探看，几次玉兰都平静地举着花苞不为所动。再晚些时候，亦还属早春时节，偶然地，看到了一家单位院里的六株玉兰，一字排开，三紫三白，紫的含苞，白的初绽。院角的一株是我见过的最高大的玉兰。隔着围栏仰望，碧蓝的晴空下，玉兰树撑开大伞，托举出一树繁花，朵朵向上，洁白耀目。花开得含蓄，张开的花瓣微微地收拢，有如处子含羞浅笑，端雅脱俗，深为心动。

其实，春天里，哪一朵花不令人心动呢！它们似都是有灵魂的精灵。不管是玉兰这样的硕大仙葩，还是紫荆、丁香那般的纤柔小朵，不管是高居枝上的花中贵族，还是匍匐于地的平凡之属，与它们静默对视，都会暗暗生出感动的情愫。那样娇软嫩嫩的植物，看去禁不得一点碰触，却经历了一个冬天的酝酿，枯守过一季灰败的冷寂，才迎来破茧化蝶式的新生，直达生命中的高光时刻。当此之时，自信从容，为春天著上自己的一色。

花开有情，花落亦美得惊心。同事姐姐拍下了郊外海棠林落红大美图。林中，满满一地粉红，绝不输枝头的美丽。图中同事姐姐的外孙女，蹲下身子，伸出胖胖的小手，认真地拾起一瓣一瓣的红粉，放于身前的小盆里。红色的小盆落红欲满。若自己在这场，一定会同她一起收集美丽，也收集欢喜。

欢喜，是春天的情绪。纵使春老，不生伤感。你看，落红的背后，小小的果实已在探头探脑，不日，便会“绿叶成荫子满枝”。还有，那众多生动的新绿、亮眼的黄绿、舒朗的浅绿，将联起手来，蓊蓊郁郁蓬勃而起，铺展起浓厚稠密广阔的深绿。春天将为它发起的盛大邀约划上圆满的句点。而我们，是否辜负了这一春？